

## 第七十三回

情因舊恨生災毒

心主遭逢幸破光

話說孫大聖扶持着唐僧，與八戒、沙僧，奔上大路，一直西來，不半晌，忽見一處樓閣重重，宮殿巍巍。唐僧勒馬道：「徒弟，你看那是個甚麼去處？」行者舉頭觀看，但見——

山嶺樓閣，溪邊亭臺。門前雜樹森森，宅外野花香豔。柳間棲白鶯，渾如煙裏玉無瑕；桃內囀黃鸝，却是火中金有色。雙雙野鹿，忘情閑踏綠莎茵；對對山禽，飛

語高枝紅樹杪。真如劉阮天台洞，不亞神仙閬苑家！

行者報道：「師父，那所在也不是王侯第宅，也不是豪富人家，却像一個庵觀寺院。到那裏方知端的。」三藏聞言，加鞭促馬。師徒們來至門前觀看，門上嵌着一塊石板，上有「黃花觀」三字。八戒道：「黃花觀乃道士之家，我們進去會他一會也好；他與我們衣冠

羅別，修行一般。」沙僧道：「說得是。一則進去看看景致，二來也當搬貨頭口，看方便處，安排些齋飯，與師父吃。」

長老依言，四衆共入。但見二門上有一對春聯：「黃芽白雪神仙府，瑤草琪花羽士家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個是燒茅煉藥，弄爐火，提磗子的道士。」三藏捻他一把道：「謔言！謔言！我們不與他相識，又不認親，左右暫時一會，管他怎的？」說不了，進了二門，只見那正殿謹閉，東廊下坐着一個道士，在那裏丸藥。你看他怎生打扮：

戴一頂紅監豔金冠；穿一襲黑淄淄烏卓服；踏一雙綠陣陣雲履；繫一條黃拂拂呂公糝。面如瓜鐵，目若朗星。準頭高火額回回，唇口翻張如鏡。道心一片隱轟雷，伏虎降龍真羽士。

三藏見了，厲聲高叫道：「老神仙，貧僧問訊了。」那道士猛抬頭，一見心驚，丟了手中之藥，按筭兒，整衣服，降階迎接道：「老師父，失迎了。請裏面坐。」長老歡喜上殿，推開門，見有三清聖像，供桌有爐有香，脚踏香注爐，禮拜三匝，方與道士行禮，遂至客位中，同徒弟們坐下。急

喚仙童看茶。當有兩個小童，即入裏邊，尋茶盤，洗茶盞，擦茶匙，辦茶果，忙忙的亂走，早驚動那幾個冤家。

原來那盤絲洞七個女怪與這道士同堂學藝，自從穿了舊衣，喚出兒子，竟來此處。正在後面裁剪衣服，忽見那童子看茶，便問道：「童兒，有甚客來了，這般忙？」仙童道：「適間有四個和尚進來，師父教來看茶。」女怪道：「可有個白胖和尚？」道：「有。」又問：「可有個長嘴大耳朵的？」道：「有。」女怪道：「你快去遞了茶，對你師父丟個眼色，着他進來，我有要緊的話說。」

果然那仙童將五杯茶拿出去，道士敘衣，雙手拿一杯遞與三藏，然後與八戒、沙僧、行者、茶罷，收鋪。小童丟個眼色，那道士就欠身道：「列位請坐。」教童兒放了茶盤陪侍。一等我去去就來。」此時長老與徒弟們並一個小童出殿上觀觀不題。

却說道士走進方丈中，只見七個女子齊齊跪倒，叫：「師兄！師兄！聽小妹子一言！」道士

用手攙起道：『你們早間來時，要與我說甚麼話，可的今日丸藥，這枝藥忌見陰人，所以不曾答你。如今又有客在外面，有話且慢慢說罷。』衆怪道：『告稟師兄，這棒半，專爲客來，方敢告訴；若客去了，縱說也沒用了。』道士笑道：『你若賢妹說話，怎麼專爲客來，纔說却不瘋了？且莫說我是個清靜修仙之輩，就是個俗人家，有妻子老小家務事，也等客去了再處，怎麼這等不賢，替我裝幌子哩！且讓我出去。』衆怪又一齊扯住道：『師兄息怒，我問你，前邊那客，是那方來的？』

道士睡看臉，不答應。衆怪道：『方纔小童進來取茶，我聞得他說，是四個和尚。』道士作怒道：『和尚便怎麼？』衆怪道：『四個和尚，內有一個白面胖的，有一個長嘴大耳的，師兄可會問他是那裏來的？』道士道：『內中是有這兩個，你怎麼知道？想是在那裏見他來。』女子道：『師兄原不知這個委曲，那和尚乃唐朝差往西天取經去的，今早到我洞裏化齋，委是妹子們聞得唐僧之名，將他拿了。』道士道：『你拿他怎的？』

女子道：『我們久聞人說，唐僧乃十世修行的真體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延壽長生，故此拿

了他，後被那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尙把我們擱在濯垢泉裏，先搶了衣服，後弄本事，強要同我等洗浴，也止他不住。他就跳下水，變作一個鮎魚，在我們腿窩裏鑽來鑽去，欲行姦竊之事。果有十分靈驗！他又跳出水去，現了本相，見我們不肯相從，他就使一柄九齒釘耙，要傷我們性命。若不是我們有些見識，幾乎遭他毒手！故此戰兢兢逃生，又着你愚外甥與他敵鬪，不知存亡如何。我們特來投兄長，望兄長念昔日同窗之雅，與我今日做個報冤之人！」

那道士聞此言，却就惱恨，遂變了臉色道：「這和尙原來這等無禮！這等齷齪！你們都放心，等我擺佈他！」衆女子謝道：「師兄如若動手，等我們都來相幫打他。」道士道：「不用打！不用打！常言道：『一打三分低。』你們都跟我來。」衆女子相隨左右，他人房內，取了梯子，轉過牀後，爬上屋梁，拿下一個小皮箱兒。那箱兒有八寸高，一尺長短，四寸寬窄，上有一把小銅鎖兒鎖住。即於袖中拿出一方鵝黃綾汗巾兒來，汗巾繫上繫着一把小鑰匙兒。開了鎖，取出一包兒藥來，此藥乃是——

山中百鳥糞，搗成上千斤，是用銅鍋煮，煎熬火候勻，千斤熬一杓，一杓煉三分三。

分還要炒，再煨，再重煮，製成此毒藥，貴似寶和珍。如若嘗他味，入口見閻君！

道士對七個女子道：「妹妹，我這寶貝，若與凡人吃，只消一盞，入腹就死；若與神仙吃，也只消三盞就絕；這些和尚，只怕也有些道行，須得三盞。快取等子來。」內一女子，急拿了一把等子道：「稱出一分二釐，分作四分。」却拿了十二個紅棗兒，將棗拍破些兒，搥上一盞，分在四隻茶鍾內；又將兩個黑棗兒，做一個茶鍾，着一個托盤安了，對衆女說：「等我去問他，不是唐朝的便罷；若是唐朝來的，就教換茶，你却將此茶，令童兒拿出。但吃了，個個身亡，就與你報了此讐，解了煩惱也。」

七女感激不盡。那道士換了一件衣服，虛禮謙恭，走將出去，請唐僧等又至客位坐下，道：「老師父真怪，適間去後面吩咐小徒，教他們挑些青菜，蘿蔔，安排一頓素齋供養，所以失陪。」三藏道：「貧僧素手進拜，怎麼敢勞四齋？」道士笑云：「你我都是出家人，見山門就有三升俸糧，何言素手？敢問老師父，在何寶山，到此何幹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駕下差往西天大雷音寺取經者，却纔路過仙宮，謁誠進拜。」道士聞言，滿面生春，道：「老師乃忠誠大德，

之佛，小道不知，失於遠候，恕罪！恕罪！」叫：「童兒，快去換盃來，一盃作速辦齋。」

那小童走將進去，衆女子招呼他來道：「這裏有現成好茶，拿出去。」那童子果然將五鍾茶拿出。道士連忙雙手拿一個紅棗兒茶鍾奉與唐僧。他見八戒身軀大，就認做大徒弟。沙僧認做二徒弟。見行者身量小，認做三徒弟。所以第四鍾茶奉與行者。行者眼乖，接了茶鍾，早已見盤子裏那茶鍾是個黑銀兒，想道：「先來，我與他兌換一杯。」道士笑道：「不瞞長老，山野中貧道士，謀果一時不備，雖然在後回親自尋果子，止有這十二個紅棗，做四鍾茶奉敬。小道又不可空陪，所以將兩個下色盞兒作一杯奉陪。此乃貧道恭敬之意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說那裏話？古人云：『在家不是貧，路貧貧殺人。』你是住家兒的，何以言貧？像我們這行脚僧，纔是真貧哩。我和你兌換，我和你兌換。」三藏開言道：「悟空，這仙長實乃愛客之意，你吃了罷，換怎的？」行者無奈，將左手接了，右手蓋住，看着他們。

却說那八戒，一則醜，二則蠢，原來是食腸大大的，見那鍾子裏有三個紅棗兒，拿起來嚼

的都咽在肚裏。師父也吃了。沙僧也吃了一霎時，只見八戒臉上變色，沙僧滿眼流淚，唐僧口中吐沫。他們都坐不住，暈倒在地。這大聖情知是毒，將茶鍾手舉起來，望道士劈面一擲。道士將袍袖隔起，噙的一聲，把個鍾子跌得粉碎。

道士怒道：「你這和尚，十分村鹵，怎麼把我鍾子碎了？」行者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你看我那三個人是怎麼說！我與你有甚相干，你却將毒藥茶藥倒我的人？」道士道：「你這個村畜生，闖下禍來，你豈不知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纔進你門，方敘了坐次，道及鄉貫，又不曾有個高言，那裏闖下甚禍？」道士道：「你可曾在盤絲洞化齋麼？」行者道：「在濯垢泉洗澡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濯垢泉乃七個女怪，你既說出這話，必定與他苟合，必定也是妖精，不要走吃我一棒！」

好大聖，去耳朵裏摸出金箍棒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望道士劈臉打來。那道士急轉身躲過，取一口寶劍來迎。他兩個厮罵厮打，早驚動那裏邊的女怪。他七個一擁出來，叫道：「師兄且莫勞心，待小妹子拿他。」行者見了，越生嗔怒，雙手輪鐵棒，丟開解數，滾將進去亂打。只見那七個撇開懷，腆着雪白肚子，臍孔中作出法來，骨都都絲繩亂冒，搭起一個天篷，把行者蓋在



底下。

行者見事不諧，即翻身念聲呪語，打個筋斗，撲的撞破天蓬走了；忍着性氣，淋淋的立在空中石處，見那怪絲繩繩亮，穿穿道道，却是穿梭的經緯，頃刻間，把黃花觀的樓臺殿閣都遮得無影無形。行者道：「利害！利害！早是不會着他手！怪道豬八戒跌了若干！似這般怎生是好？」我師父與師弟却又中了毒藥，這夥怪合意同心，却不知是個甚來歷，待我還去問那土地神也。」

好大聖，按落雲頭，捻着訣，念聲「唵」字真言，把個土地老兒又拘來了。戰兢兢跪下路旁，叩頭道：「大聖，你去教你師父的，爲何又轉來也？」行者道：「早間救了師父，前不遠，遇一康黃花觀。我與師父等進去看看，那觀主迎接，纔敘話間，被他把毒藥茶藥倒我師父等。我幸不會吃茶，使棒就打，他却說出盤絲洞化齋，濯垢泉洗澡之事，我就知那厮是怪。纔舉手相敵，只見那七個女子跑出，吐放絲繩，老孫虧有見識走了。我想你在此間爲神，定知他的來歷。只怕甚麼妖精老實說來，免打。」土地叩頭道：「那妖精到此，住不上十年。小神自三年前檢

點之後，方見他的本相，乃是七個蜘蛛精。他吐那些絲繩，乃是蜘蛛。

行者聞言，十分歡喜道：「讓你說，却是小可。既這樣，你回去，等我作法降他也。」那土地叩頭而去。行者却到黃龍觀外，將八卦上三拔下七十根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即變做七十個小行者；又將金箍棒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即變做七十個雙角叉兒棒。每一個小行者，與他一根。他自家使一根，站在外邊，將叉兒提那絲繩，一齊着力，打個號子，把那絲繩都攪斷，各攪了有十餘斤。裏面拖出七個蜘蛛，足有巴斗大的身軀，一個個攪着手脚，索着頭，只叫「饒命！饒命！」此時七十個小行者，按住七個蜘蛛，那裏肯放。行者道：「且不要打他，只教還我師父師弟來。」那怪厲聲高叫道：「師兄，還他唐僧，救我命也！」那道士從裏邊跑出道：「妹妹，我要吃唐僧哩，救不得你了。」

行者聞言，大怒道：「你既不還我師父，且看你妹妹的樣子！」好大聖，把叉兒棒幌一幌，復了一根鐵棒，雙手舉起，把七個蜘蛛精，盡情打爛；却又將尾巴搖了兩搖，收了毫毛，單身輪棒，趕入裏邊來，打道士。那道士見他打死了師妹，心甚不忍，即發狠，舉劍來迎。這一場各懷忿

怒，一個個大展神通。這一場好殺！——

妖精輪寶劍，大聖舉金箍。都爲唐朝三藏，先教七女嗚呼。如今大展經綸手，施威弄法逞金吾。大聖神光壯，妖仙胆氣粗。渾身解數如花錦，雙手騰挪似膽樞。兵兵劍劍響，慘淡野雲浮。劍言語，使機謀。一來一往如畫圖。殺得風響沙飛，狼虎怕，天昏地暗，斗星無。

那道士與大聖戰經五六十合，漸覺手軟；一時間鬆了筋節，便解開衣帶，忽辣的響一聲，脫了皂袍。行者笑道：「我兒子！打不過人，就脫剝了，也是不能殺的！」原來這道士剝了衣裳，把手一齊抬起，只見那兩脅下有一千隻眼，眼中迸放金光，十分利害！——

森森黃霧，艷艷金光。森森黃霧，兩邊脅下似噴雲；艷艷金光，千隻眼中如放火。左右却如金桶，東西猶似銅鑼。此乃妖仙施法力，道士顯神通。幌眼迷天遮日月，罩

人燥燥氣朦朧；把個齊天孫大聖，圍在金光黃霧中！

行者慌了手脚，只在那金光影裏亂轉；向前不能舉步，退後不能動脚，却似在個桶裏

轉的一般無奈，又燥燥不過，他急了，往上着實一跳，却撞破金光，撲的跌了一個倒栽葱；覺道攢的頭疼，急伸手摸摸，把頂梁皮都撞軟了，自家心焦道：「晦氣！晦氣！這顆頭今日也不濟了！常時刀砍斧剝，莫能傷指，却怎麼被這金光撞軟了皮肉？久以後定要買膿。縱然好了，也是個破傷風。」一會家燥燥難禁，却又自家計較道：「前去不得，後退不得，左行不得，右行不得，往上又撞不得，却怎麼好？」——往下走他娘罷！」

好大聖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穿山甲，又名鱗鯉鱗，真個是——

四隻鐵爪，踏山碎石如搗粉；滿身鱗甲，破嶺穿巖似切葱。兩眼光明，好便似雙星

靚亮；一嘴尖利，勝強似鋼鑽金錐。藥中有性穿山甲，俗語呼爲鱗鯉鱗。

你看他硬著頭，往地下一鑽，就鑽了有二十餘里，方纔出頭。原來那金光只罩得十餘里出來，現了本相，力軟筋麻，渾身疼痛，止不住眼中流淚，忽失聲叫道：「師父啊！——

「當年秉教出山中，共往西來苦用工。大海洪波無恐懼，陽溝之內却遭風！」

美猴王正當悲切，忽聽得山背後有人啼哭，即欠身揩了眼淚，回頭觀看，但見一個婦人。

身穿重孝，左手托一盞涼漿水飯，右手執幾張燒紙黃錢，從那廂一步一聲，哭着走來。行者點頭嘆道：「正是「流淚眼逢流淚眼，斷腸人遇斷腸人」！這一個婦人，不知所哭何事，待我問他一問。」那婦人，不一時，走上前來，迎着行者。行者躬身問道：「女菩薩，你哭的是甚人？」婦人噙淚道：「我丈夫因與黃花觀觀主買竹竿爭講，被他將毒藥茶藥死，我將這陌紙錢燒化，以報夫婦之情。」

行者聽言，眼中流淚。那女子見了，作怒道：「你甚無知！我爲丈夫煩惱生悲，你怎麼淚眼愁眉，欺心戲我？」行者躬身道：「女菩薩息怒。我本是東土大唐欽差御弟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行者，徑往西天，行過黃花觀歇馬。那觀中道士，不知是個甚麼妖精，他與七個蜘蛛精，結爲兄妹。蜘蛛精在盤絲洞要害我師父，是我與師弟八戒、沙僧，救解得脫。那蜘蛛精走到他這裏，背了是非，說我等有欺騙之意，道士將毒藥茶藥倒我師父師弟共三人，連馬四口，陷在他觀裏。」

「惟我不會吃他茶，將茶杯攪碎，他就與我相打。正嚷時，那七個蜘蛛精跑出來吐放絲

繩，將我網住，是我使法力走脫。問及土地，說他本相，我却又使分身法攪斷絲繩，拖出妖來，一頓棒打死。這道士即與他報讐，舉寶劍與我相鬪。鬪經六十回合，他敗了陣，隨脫了衣裳，兩脅下放出千隻眼，有萬道金光，把我罩定。所以進退兩難，纔變做一個鱗鱗，從地下鑽出來。正自悲切，忽聽得你哭，故此相問。因見你爲丈夫，有此紙錢報答，我師父喪身，更無一物相酬，所以自怨自悲，豈敢相戲？」

那婦女放下水飯，紙錢，對行者陪禮道：「莫怪，莫怪，我不知你是被難者。纔據你說將起來，你不認得那道士，他本是個白眼魔君，又喚做多目怪。你既然有此變化，脫得金光，戰得許久，必定有大神通，却只是還近不得那厮。我教你去請一位聖賢，他能破得金光，降得道士。」行者聞言，連忙唱喏道：「女菩薩，知此來歷，煩爲指教指教。果是那位聖賢，我去請來，救我師父之難，就報你丈夫之讐。」婦人道：「我就說出來，你去請他，降了道士，只可報讐而已，恐不能救你師父。」行者道：「怎不能救？」婦人道：「那厮毒藥最狠，藥倒人，三日之間，骨髓俱爛。你此往回恐遲了，故不能救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會走路，憑他多遠，只消半日。」女子道：「你

既會走路，聽我說。此處到那裏有千里之遙。那廂有一座山，名喚紫雲山。山中有個千花洞。洞中有位聖賢，喚做呂虛癩。他能降得此怪。行者道：「那山坐落何方？却從何方去？」女子用手指定道：「那直南上便是。」

行者回頭看時，那女子早不見了。行者慌忙禮拜道：「是那位菩薩？我弟子錯昏了，不能相識，千乞留名，好謝。」只見那半空中叫道：「大聖是我。」行者急抬頭看處，原是黎山老姆。趕至空中，謝道：「老姆從何來指教我也？」老姆道：「我纔自龍華會上回來，見你師父有難，假做孝婦，借夫妻之名……免他一死。你快去請他。」

行者謝了，辭別，把勛斗雲一縱，隨到紫雲山上。按定雲頭，就見那千花洞。那洞外——

青松遮勝境，翠柏繞仙居。綠柳盈山道，奇花滿洞渠。香閣圍石屋，芳草映巖巖。流水連溪碧，雲封古樹虛。野禽啼聒聒，幽鹿步徐徐。修竹枝枝秀，紅梅葉葉舒。寒鴉棲古樹，春鳥噪高樞。夏麥盈田廣，秋禾遍地餘。四時無葉落，八節有花如。每生瑞霧連霄漢，常放祥雲按太虛。

這大聖喜喜歡歡走將進去，一程一節，看不盡無邊的景致，直入裏面，更沒個人兒，靜靜悄悄的，雞犬之聲也無，心中暗道：『這聖賢想是不在家了。』又進數里看時，見一個女道姑坐在榻上，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頭戴五花納錦帽，身穿一領緞金袍，脚踏雲尖鳳頭履，腰繫攢絲雙穗織，面似秋容霜後老，聲如春燕社前嬌。腹中久誦三乘法，心上常修四諦饒。悟出空空真正果，煉成了了自逍遙。正是千花洞裏佛，毘盧菩薩姓名高。

行者止不住脚，近前叫道：『毘盧菩薩，問訊了。』那菩薩即下榻，合掌回禮道：『大聖，失迎了。你從那裏來的？』行者道：『你怎麼就認得我是大聖？』毘盧菩薩道：『你常年大鬧天宮時，普地裏傳了你的名頭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識？』行者道：『正是。』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像我如今皈正佛門，你就不曉的了。』毘盧道：『幾時皈正恭喜恭喜！』行者道：『近能脫命，保師父唐僧上西天取經，師父遇黃花觀道士，將毒藥茶藥倒我，與那厮賭關，他就放金光罩住我，是我使神通走脫了。聞菩薩能滅他的金光，特來拜請。』菩薩道：『是誰與你說的？』



我自赴了孟蘭會，到今三百餘年，不曾出門。我隱姓埋名，更無一人得知，你却怎麼知道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個地裏鬼，不管那裏，自家都會訪着。」毘藍道：「也能，也能。我本當不去，奈蒙大聖下臨，不可滅了求經之善，我和你去來。」

行者稱謝了道：「我忒無知，擅自催促。但不知曾帶甚麼兵器？」菩薩道：「我有個繡花針兒，能破那厮。」行者忍不住道：「老姆誤了。我早知是繡花針，不須勞你，就問老孫要一擔也是有的。」毘藍道：「你那繡花針，無非是鋼鐵金針，用不得。我這寶貝，非鋼，非鐵，非金，乃我小兒日眼裏煉成的。」行者道：「合郎是誰？」毘藍道：「小兒乃昴日星官。」

行者驚駭不已。早望見金光閃閃，即回向毘藍道：「金光處便是黃花觀也。」毘藍隨於衣領裏取出一個繡花針，似眉毛粗細，有五六分長短，拈在手裏，空拋去。少時間，響一聲，破了金光。行者喜道：「菩薩妙哉，妙哉！尋針，尋針！」毘藍托在手掌內道：「這不是？」行者却同按下雲頭，走入觀裏，只見那道士合了眼，不能舉步。行者罵道：「你這潑怪裝瞎子哩！」耳朵裏取出棒來就打。毘藍扯住道：「大聖莫打，且看你師父去。」行者竟至後面客位裏看時，他三

人都睡在地上，吐痰吐沫哩。行者垂淚道：「却怎麼好！却怎麼好！」毘藍道：「大聖莫悲，也是我今日出門一場，索性積個陰德，我這裏有解毒丹，送你三丸。」

行者轉身拜求。那菩薩袖中取出一個破紙包兒，內將三粒紅丸子遞與行者，教放入口裏。行者把藥扳開他的牙關，每人搥了一丸。須臾藥味入腹，便就一齊嘔噦，吐出毒味，得了性命。那八戒先爬起道：「闕殺我也！」三藏、沙僧俱醒了道：「好景也！」行者道：「你們那茶裏中了毒了。虧這毘藍菩薩搭救，快都來拜謝。」三藏欠身整衣謝了。八戒道：「師兄，那道士在那裏？等我問他一問，爲何這般害我？」

行者把蜘蛛精上項事說了一遍。八戒發狠道：「這厮既與蜘蛛爲姊妹，定是妖精！」行者指道：「他在那殿外立定裝瞎子哩。」八戒拿鎚就築，又被毘藍止住道：「天蓬忌怒，大觀知我洞裏無人，待我收他去看守門戶也。」行者道：「威蒙大德，豈不奉承！但只是教他現本像，我們看看。」毘藍道：「容易。」卽上前用手一指，那道士撲的倒在塵埃，現了原身，乃是一條七尺長短的大蜈蚣精。毘藍使小指頭挑起，駕祥雲，竟轉千花洞去。

八戒打仰道：「這媽媽兒却也利害，怎麼就降這般異物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我問他有甚兵器破他金光，他道有個繡花針兒，是他兒子在日眼裏煉的。及問他令郎是誰，他道是昴日星官。我想昴日星是隻公雞，這老媽媽必定是個母雞。雞最能降蜈蚣，所以能收伏也。」

三藏聞言，頂禮不盡，教：「徒弟們，收拾去罷。」那沙僧即在裏面尋了些米糧，安排了些齋，俱飽餐一頓，牽馬挑擔，請師父出門。行者從他厨中放了一把火，把一座觀雲時燒得煨爛，却拽步長行。正是——

唐僧得命感毘藍，了性消除多日怪。

畢竟向前去，還有甚麼事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廣遊記 第七十三回